

陌 妇

程建华

那阵子家中光景十分惨淡，才入秋，畝上的晚稻还未收割，妈因积劳成疾，便以四十九岁的盛龄撒手西去。彼时我刚刚成家，跌跌撞撞忙完妈的丧事，即为生计千里迢迢去了东北。最后，安徽乡下那几间凄风苦雨的老屋里，只剩了九十高龄的奶，守着整日恍恍惚惚的父过日子。

父十多年前出过一场车祸，从此落下个头晕目眩的怪毛病，奶早已霜雪盈头，形如枯槁，每日仍只得强打精神，驮着背，拄根拐，颤颤巍巍为父做饭洗衣裳。

北国冰刀霜剑，我听邻居说了家中情形，急出一头热汗，赶紧给妻子打电话，叮嘱她多回乡下看看。妻子在县城上班，刚嫁过来，迎头赶上家中变故，心里快不快，但妻子还是抽空去看望了奶和父。回城后，妻子说家里一切尚好，只是她回去了好几次，皆看见个中年妇女在家里帮奶洗洗涮涮，那妇人面貌陌生，明显不是村邻，但见她地和奶说说笑笑，又不似外人。

我稍稍安下了心，一时疑云又似窗外涌起的晨雾，那出没在老屋里的陌生妇人究竟是谁呢？不是邻居，莫非是个远房亲戚？不会呀，家道落魄至此，谁愿在此时上门自寻麻烦呢？谁呢？

我带着一肚子疑问回到老家时，已近年关。奶见了，喜出望外，精神一下好了许多，那个年夜虽说天寒地冻，因我和妻子陪在身边，奶和父却也不至太过冷清。

年后一天，我接妻子下班回家，还没进屋，妻子却连连朝着屋里挤眉弄眼，我顺势去看，却见个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穿件粗布蓝褂的妇人坐在屋里陪奶说话，春寒逼人，奶将炉通红的炭火捧在膝上，两人面对面坐着，手挨着手烘火，一边窃窃私语，那亲密无间的样子，好似一对久未见面的母女。

奶见我进来，抬起头，笑容漾在干瘪的嘴角，连说：华仔，这是朱庄的朝云姑，旧年冬天，河水冷得彻骨，家里过年的衣裳被子，全靠朝云姑帮着浆洗出来的哩！

哦，谢谢朝云姑。我淡淡客气了一句，瞥了那陌妇一眼，心说大冷的天，你怎不去河里为别人洗衣浆衫呢？

哪里哪里。那妇人一迭声爬起，咧着嘴，憨憨地笑，她的板牙掉光了，嘴角两边空荡荡的。

那妇人揪着衣角站了会儿，连说该回家了，奶撵到门外，扯住她双手，执意留她吃个晚饭，妇人拗不过奶，满面通红回了屋，缩手缩脚坐下了。

妻子叮叮当当做好晚饭，一家人围着桌子吃饭，奶颤抖着手，不停地为那妇女夹菜，一边絮叨：受累了，朝云姑，让你受累了。妇人扭身谦让着，低眉顺眼道：干娘，以后家里有什么事，让人带个话，我随后就来了。奶哎哎应着，连连道谢。那妇人忽放下碗筷，揉着眼说：干娘，莫要谢我，当年不是您老人家心善，说不定我们骨头渣子都没了。奶连连摆手：哪里话，一点小事……

饭罢，天黑了，夜空一轮朦胧的冷月，妇人反复说着惊扰、惊扰，扯着衣襟，踏月走了。奶拄杖紧跟了出去，许久才裹一身寒气回屋。奶搓着枯裂的双手叹道：朝云姑真是个好入呐，吃不饱饭那年，她带着儿子讨饭，我看那小子饿得皮包着骨头，给了她几回剩饭剩菜，她就硬认了我做干娘。

奶竟然还有个干女儿？我眼睛鼓得铜铃似的。

后来各家日子都好过了，歇了些年没来往，这不去年听说了我家的难处，又撵着来了，好人呐……奶叹息着。

当晚，窗外风如狮吼，我翻来覆去了整整一宿。

这年深秋，落叶似蝶，奶一觉之后再未醒来，不久大雪就覆裹了村庄，随着奶的远逝，许多往事都随风飘远了，曾隔三差五便来为奶端茶送水的朝云姑，更像雪雾一样慢慢湮灭在了我的记忆深处。

那是五年后的一个冬日吧，我回了老家，一天清早，窗外霜重露浓，妻子忽对我说：还记得朝云姑吧？我愣了半晌，脑海里闪出个模模糊糊的人影来，妻子说：朝云姑也老了，听说常犯风湿病，走路都不方便了。

呀！那我们……

嗯。妻子指着桌上一个鼓囊囊的包裹说：点心我都买好了。

风似刀割，和妻子去往朱庄的路上，朝云姑那头发花白，粗布蓝褂的身影，一点点又在我心中清晰起来了。



枇杷一树金

宫风华

布谷鸣啾，江南的天色鸭蛋青，饱满，柔和。乡下古旧而清凉的小院里，几株肥硕的枇杷树，身缀赭黄、槐黄的珠玑，斜倚墙头，筛风弄月，日子绵软且悠长。

“树繁碧玉叶，柯叠黄金丸。”早年间，母亲在庭院一隅栽种的枇杷树，今已枝繁叶茂，亭亭如盖。初夏小院，蝉声如雨，空翠湿人衣。枇杷树张开四肢，努力伸展，浓荫如幄。叶片饱满瓷实，墨绿深蓝，经络分明。青绿的枇杷染成赭黄、橙黄、金黄，灿烂地微笑着，点燃了吉祥的村庄，淹没了宁谧的小院。水乡的初夏被它们点染得分外妖娆。

每到黄昏时分，晚霞如少女腮边的一抹酡红，不胜娇羞。暮色清凉而欢悦。一家人围坐在院里的桑木桌旁，剥食刚摘下的枇杷。枇杷黄灿灿，光洁如蜡。捏一枚入口，酸涩清甜的滋味堪称绝配，爆浆的果汁让味蕾陷入鲜美的沼泽中。乌亮的核子骨碌碌滚远，引得几只鸡雏竞相追逐，生趣盎然，有写意风格。

喝着清凉黏稠玉米糝粥，撕嚼着祖母的涨浆饼，把酒话桑麻。枇杷入口初涩，继而酸甜，味蕾沦陷。枇杷的酸甜，本真、妥帖，有一股春水般的澄澈清芬，将夜色荡涤得通透且悠远。

小院的夏夜格外静美，氤氲着枇杷淡淡的香味。密密的枝叶滤着如水月色，是清简的素描。那份亲切、那份温馨，静静地弥漫开来，笛声一样清远。

枇杷秋冬作花，夏初结果，“秋荫、冬花、春实、夏熟，备四时之气”。枇杷结子须过四季，累累金黄得益硕大叶片，藏着花，护着子，直到摘尽枇杷一树金。枇杷四季常青，



腌 活

郭华悦

一堆菜，置于案上，叶绿茎白，脉络间似乎都流淌着活泼泼的生意。一时吃不完，又不忍心浪费这样的美好，怎么办？

腌起来。一层菜，一层盐，腌好晒干，便成了可就饭的咸菜。用盐这样的味道，将蔬菜活泼泼的美好，封印了起来。待到日后，取出，切碎，慢慢享用。

菜是如此，鱼和肉也一样。哪怕腌渍的方法不一，但有两点却是一样的，一是不管什么做法，大多得以盐咸为主味；二是，腌渍的目的，无非都是为了将眼前的鲜活，尽可能长久地保存下来。

一个人，有时也得学着将自己腌渍起来。

有才能的人不少，但称得上成功的人却不多。一个人有了某方面的天资和才干，算是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，踏进了门槛。但进门的人多，能抵达成功的人却少。这其中，

霜寒时叶背着毛茸，花梗、花枝裹一层茸毛，新绽的碎白小花，也顶一篷棉絮。哪怕凄苦，也要肆意绽放，绝不沉沦。

半青半黄的枇杷色调分明，嚼起来酸溜溜的。熟透的枇杷，鼓胀似乳。轻叩，爆浆的果汁迅速浸透味蕾，酸甜的味道一路蔓延，在唇舌肺腑之间，缠绵不已。“浆流冰齿寒”“如蜜稍可酸”，心里有清凉的泉水流过，空明悠远，弥漫柔软的乡愁。

枇杷黄熟了，弹指可破，经不起蹉跎，风一拨弄，就簌簌跌落，如赶赴一场愁肠百结的相约。枇杷的酸甜，宛若女子怀抱琵琶，风韵流泻；宛若新湿苇滩，踩一脚渗出水来。

枇杷树下，藤椅清茗，竹影清风，读归有光“庭有枇杷树，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，今已亭亭如盖矣”，忧伤如潮水般漫过。读苏轼“客来茶罢空无有，卢橘杨梅尚带酸”，体味俗世的清欢。读杨万里“大叶耸长耳，一梢堪满盘”，不禁踮脚聆听枇杷私语。读张岱“林下漏月光，疏疏如残雪”，枇杷身披月光，如覆残雪，冷艳凄绝。

枇杷诗性且乡土，入诗入画入药。张大千画枇杷叶仿佛芭蕉，洋溢喜气。齐白石用浓墨在叶子周围打点，暮鼓咚咚在纸面敲打，清风吹出。沈周笔下的枇杷叶干净纯粹，静女其姝。吴昌硕画枇杷，题款上写：五月天热换葛衣，家家卢橘黄且肥，鸟疑金弹不敢啄，忍饥空向林间飞。枇杷叶就雪梨冰糖慢煨，喝数日，咳嗽不治而愈。

有一年，我在苏州古镇徜徉。深巷处有恬静女子叫卖枇杷，声音清如山泉，双眸深如清塘。竹篮里的枇杷黄澄澄、红彤彤，如襁褓婴儿，粉嫩，静美。纤手弄枇杷，相得益彰，如妙手偶得的水墨小品。夕光濡染，晚风清凉，盘桓谛视，心生“枇杷晚翠，梧桐早凋”的惆怅。

“五月江南碧苍苍，蚕老枇杷黄。”水乡枇杷亮艳于庸常的平民生活里，姿态温婉清美，在清浅时光里，恣意安然，倚风自笑。枇杷苍黄，青苇萧萧，青秧飒飒，约二三布衣，老屋古院，品啜枇杷，咀嚼乡愁，尘世渐远，岁月静好。

差别便在于是否能将自己妥善地腌渍起来？

要腌渍得当，最根本的是少糖而多盐。再有才华的人，终日沉迷于甜言蜜语的糖衣炮弹中，晕晕然不知所以，最终只会如放多了糖的腌料，还未抵达彼岸，内里就已经腐烂变质，面目全非。结果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。

从新鲜到腌渍，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盐的运用。盐，能去腐防变质。于人于菜，都是如此。一个有才干的人，要将更上一层楼，将内里的天赋转变成现实的成功，就得学会用盐腌渍自己。忠言逆耳，却能画龙点睛。一个人，在盐一样的环境中，才能将自己的缺陷看得清清楚楚，从而补缺扬长，高歌凯进。

两个人，也得学会腌渍。

好的交情，光靠好听的话，好看的表面文章，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一段交情，要天长地久，就得学会未雨绸缪。而腌渍，就是为日后筹谋的方法之一。太多的糖分，会消耗双方之间的热情，是矫情长久的大忌。取些美好，抹上盐巴，腌渍起来，置于心间。当最初的鲜味褪去时，时不时取出点腌渍的美好，慢慢品尝，也是一段交情细水长流的法门。

腌渍，于时光之中，将美好封存收藏，现时品鲜，日后亦不乏味。